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继承的爱情
(下)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继承的爱情

(下)

〔美〕朱迪斯·克兰茨

张志译



第十六章

“真是怪极了，”玛丽姐·诺顿对比尔·哈特菲尔德说，“确切地说我感到有点忧惧，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我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忧惧吗，我可是感到恐惧……，最后三个想抓拍米斯特拉尔照片的家伙一无所获打道回府，胶卷上只拍到他的后脑勺。当然他们不知道我们的秘密武器——我们有美丽的泰奥多娜。”

时尚编辑与摄影师靠在老式的雷诺牌出租上聊着，正往拉·图尔罗赶，车上堆满提箱，贝莉、山姆和特迪坐在后面那辆出租上。他们昨晚在维朗内夫-勒-阿维农过的夜，住在拉普利厄旅馆，这家旅馆曾是布莱太太赖以养老的保障。他们在法国已经呆了差不多十天，今天下午在拉·图尔罗的拍摄完了后，预期目的达到，一行人准备回巴黎，次日就回飞纽约了。按照玛丽姐·诺顿的计划，要分别在法国当代三位最伟大的艺术家毕加索、马蒂斯和米斯特拉尔的画室拍摄她的休闲时装照，通过达西在艺术界的各类关系，她已获准这三位艺术家的同意。

在瓦洛里斯的那天，比尔·哈特菲尔德为毕加索与特迪拍了15卷胶卷。毕加索在那粗有两间大画室，画室一分为二，一间用来雕塑，一间用来画画和雕刻。

在毕加索的雕塑室，贝莉让特迪挂上一条无背带的黑丝细薄棉质裙，裙上印有白色的图样，是大张大张的弓。特迪足蹬细高跟



黑色凉鞋，平稳地站在一大堆金属配件跟前，那是毕加索收集起来用于雕塑的材料，有单车链条、手把、各色型号的车轮和滑轮，还有那些废弃在垃圾堆里的奇形怪状的铁块，凡是他能找到的都被他收集拢来，有些将被用来塑造动物的头部，有些用来塑造女性身体，有些用来塑造母山羊，而毕加索本人这口锅炉房报废的“旧铁锅”，却乐呵呵地与特迪调着情，在特迪小心翼翼地躲着钉子和带刺铁丝还挂破了长统袜时，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特迪换上一件矢车菊花色的丝裙后，一大帮随行人员又随着画家进了他的油画室，在那毕加索瞥了一眼身后的大肚炉，得意地指点着厚厚的蜘蛛网，声称是他故意怂恿蜘蛛们将这间 40 英尺长的房间变成它们的领地的。比尔·哈特菲尔德异常兴奋，一心要捕捉并抓拍到毕加索与特迪说话时脸上的表情。他还一张又一张拍摄凌乱不堪的画室本身，毕加索那些杰出的巫术，就是从屋子里这些形形色色的瓶瓶罐罐、废铜烂铁中变戏法般变出来的。

从瓦洛里斯出来，一行人驱车前往尼斯找马蒂斯。卧床不起的马蒂斯躺在里加纳明亮的旅馆房间，四周绿树环绕，鸟儿鸣唱。既然他现在再也不能拿画笔，便成天用彩纸挖剪图画，沉迷在剪画的幻想曲中。

马蒂斯以惯有的温和与亲切接待了他们，他被特迪一身鲜亮的围中装束迷住了，粉红色的山东绸上溅泼着几朵桔红，在她迷人的裸臂的映衬下，创造出一种阿拉伯式图饰的效果，他的任何奥斯曼宫廷婢女画也无法与之媲美。为了完成《时尚》整整八个版面的照片，特迪得不断更换衣着拍摄，现在，到米斯特拉尔的土地上后，玛丽姐·诺顿打算在她身上裹些来年冬季无论上哪儿旅游都可套上的便装，再拍它四个版面。

特迪坐在后面那部出租的前排，她很高兴将后排位让给贝莉和山姆，他们两人的关系看来正步入一段情意绵绵的有趣阶段，昨



晚贝莉回旅馆房间时脚步摇摇晃晃，人醉心也醉了。快乐的贝莉，我嫉妒你，这真是个恋人之国，特迪想。

出租车驶过拉索尔格岛，环绕古城的运河上仍然有古老的水车在转动。特迪翻开地图，到达菲利斯至少还要半小时，而她已经感到紧张得不行。小组的人知道母亲曾为米斯特拉尔做过模特儿吗？她不由又想起这个问题。组成《红发女》系列的那七幅裸体画自纽约1931年后就未公开展出过，但稍懂一点现代艺术史的人肯定已经看过不知多少这组画的复制品了。话又说回来，现在50年代了，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把《红发女》与玛姬联系起来？

特迪曾在学院艺术楼幽暗的礼堂看过这组画的幻灯，看过其中的一张，当这张标号为101的裸体画色彩鲜明地投放在屏幕上时，她平生第一次清楚仔细地看到了《红发女》，上课的老师继续讲解米斯特拉尔，而她却仔细地察看模特女的面容，当她从这个放荡的、将淫荡呈现到极点的红发女脸上认出了母亲的影子，确信这就是她可望不可即、一副公事公办、穿着无比得体而僵化的母亲时，她的脸蓦地变红了，觉得无地自容。

特迪第二个假期回家时强迫自己鼓起勇气问玛姬关于画的事，可是玛姬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我年轻时有段时间做绘画模特，那是很久很久前的事，细节已经记不起来了。我们当然都是裸体摆画姿，这点我想你知道。”玛姬的语气清楚表明，她不想提及她巴黎生活的任何细节，这种强迫的口吻使得特迪不能再刨根问底，母亲来美国之前的生活有点像她自己的出身，像父亲这个绝不可问及的话题一样，都属于避而不谈的范围。

特迪想，对自己长久以来由于无法开口而积淀在心头的困惑、瘀伤以及受挫，母亲是否有一丝感觉，有一丝理解？当然公平地说，²⁹¹扪心自问，自己不也是个懦夫吗？自己为什么不能直面母亲，将心头的疑虑吐出来，无论会怎样伤害到母亲也一定要讨个答案？唉，



又陷于那个两难之境，自懂事以来就一直挣扎在其中不能自拔，这种挣扎伴随着她整个的成长过程。

4年以来她一个人生活，经济上独立了，几乎忘记孩童时代的这些折磨与困惑，她生活节奏加快，内容丰富以及生活自我中心化，这些折磨与困惑似乎越发无足轻重，只是因为马上就要出现在米斯特拉尔面前，这些困惑又重新折磨人了。不过……这整个旅程不正是某种追寻吗？

玛姬一听说特迪的欧洲之行将卷入的内容，极力阻止她拍摄这期《时尚》版画，可特迪坚持要去，她倒要看看玛姬这次最终是否能把话挑破，把她不能前去普罗旺斯的原因说清楚，可是玛姬成打的理由中没有一条涉及米斯特拉尔，出于报复，特迪强调自己的理由，固执己见。

出租车拐上前往阿普特的路，特迪的心跳加快了。玛姬到底害怕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她还有什么样的惊天动地的秘密呢？难道她害怕一个当年她为之做裸体模特的画家，现在该是个老头了，会吓坏她老于世故的女儿？母亲还不至于这样天真吧？

“贝莉，”她轻声说，“我们差不多要到了，最好在玛丽姐看见你之前抹点口红。”

“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凯特·米斯特拉尔向玛丽姐·诺顿解释道，“朱利安还在作画，我不敢惊动他说你们到了。”

“希望光线到时足够亮。”比尔·哈特菲尔德焦急地说。

“别急，他已答应我今天下午5点停笔，早餐时我还提醒过他，你们知道的，这类事情他极少应诺，但一旦我让他说了同意，他通常很守信。”

292 “我们非常感激你。”玛丽姐连忙说，祈望多一句感谢话便能促使朱利安·米斯特拉尔早一点接见他们。毕加索给了他们一整天，而米斯特拉尔却只同意傍晚前挤两个小时。



“别客气，我一直是《时尚》忠实的读者，通过邮寄拜读贵杂志。”凯特迷人地微笑着，一副画坛巨匠夫人的风范。她已领着大家参观了庄园大宅，大宅高旷的空间，雪白的墙面，幽暗的房间，出于时尚线条简单的装修，亮闪闪的六角瓷片地板，成篮成篮的干熏衣草散落在精制的乡村古董中间，这一切衬托出大宅的富丽堂皇。大宅的后面建有两座大大的侧厅，用古旧的石头砌成，侧厅连接着一面高高的石墙遮挡风雨，两侧厅的当中是游泳池，池边绿草茵茵。其中一个侧厅是米斯特拉尔的画室，画室的门紧紧关着；另一侧厅用作新游泳池的亭阁，其间留出了一间房供特迪换衣服。大家坐在葡萄架下大杯大杯喝着黑醋栗风味的柠檬汁，等了差不多一小时了。

凯特·米斯特拉尔只对玛丽姐·诺顿感兴趣，她有这种能耐，能够在一大堆人当中迅速找出最重要的一位，在她看来，这帮人当中惟一值得攀谈的是这位时尚编辑，她不仅能从她口中获知纽约那些决策者们的消息——她一直在小心维护着与这些决策者们的友谊——而且她还可以与玛丽姐套上近乎，说不定将来哪天有用得着这位时尚编辑的地方。

当艺术界的注目礼转向新生代画家、尤其转向纽约画派时，凯特带着嫌恶注视着艺术潮流的趋向。虽然她并不担心米斯特拉尔自1926年起就鹊起的名声会受到不良影响，但以她那双锐利的眼睛应该早就注意到，曾经与米斯特拉尔一样受到狂热崇拜的毕加索，人们再也不认为他对新画派有什么影响力，新一辈的艺术评论家攻击起他来真是不遗余力。

对凯特来说，世界各著名博物馆争相举办米斯特拉尔画展还不算什么，历史学家激发了对他的浓重兴趣这也不够，凡是他允许展示给世人的每一幅画都卖掉了这依然不够。她最希望他的名声经久不衰，尤其在最时尚的出版物中名声不衰，这才能阻止大众对



米斯特拉尔兴趣衰减。

她知道米斯特拉尔从不在乎自己的作品跟不跟时尚，她也从不敢在他面前使用时髦这个字眼，只有谈论时装时才敢用。可是她，朱利安·米斯特拉尔夫人，根本就没打算去取悦夫君，充当一个对时尚界失去兴趣的画家的妻子。印象派画家已经让伟大的德拉克鲁瓦坐了冷板凳，大众也跟着起哄，她决不能让新的抽象派画家随意轻视米斯特拉尔，《时尚》杂志这些版面将很有作用，所有具有第一流名声的出版物对维护和捍卫米斯特拉尔的名声都有作用。当然“声名”这个字眼如同“时髦”一样，在米斯特拉尔跟前她是不敢提起的。

凯特热情洋溢地与玛丽姐坐在柳条沙发上聊着，小组其他成员坐得稍远点，光特迪一个人一直站着，穿着件白色无袖的安妮·福加尔蒂式裙衫，裙衫的上端较紧，打着漂亮的语，从胸前交叉的领口开得很低，袒胸露臂，往下展开成宽大的芭蕾舞摆，在离地面不到 10 英尺的地方收起。

为了突出特迪属于某看不见的芭蕾舞团明星这一形象，玛丽姐还给她加了条金色的紧身腰带，让她蹬双金色芭蕾拖鞋，用一条金边缎带将她浓密的红发束住不至于遮住眉眼。这身穿戴使特迪显得像五光十色的肥皂泡一样虚幻，从理论上来说似乎是压不皱的。可是贝莉还是不敢冒险让她坐下，因为底下有八层浆挺的衬裙撑着外面这层薄薄的织品。特迪小心翼翼地站着，从贝莉递给她的杯中呷了口饮料，心想，如果打翻这杯粉红色的柠檬汁、让它溅在裙子上就解脱了。她的手可笑地抖着——这个米斯特拉尔到底为什么还不出来嘛。

294

“戏剧性等待，”贝莉同情地小声说。特迪明显地紧张，这在她是最少见的，瞧她与毕加索和马蒂斯周旋的多么自如，好像他们是她读舞蹈学校时期的情郎一样。



“我的眉毛怎样？”特迪问。1952年流行画得又粗又弯的眉毛，很醒目地悬在自然眉毛与额头正当中的位置，没哪个模特能够免俗，即便像特迪这样的名模也遵循着这一化妆习惯，只不过特迪拒绝像其他模特那样把自己的眉毛剃光，她只是用化妆品将本来的眉毛涂盖起来再画上假眉，画这假眉真是项艰巨的工作，要画得逼真至少要半个小时功夫。

“还在。”贝莉要她放心。

“我硬是觉得它们要掉了。”

“别担心，真要是掉妆了我会告诉你的。”

画室高高的门终于开了，朱利安·米斯特拉尔沿着游泳池朝他们慢悠悠走过来，边走边用塞在灯心绒裤口袋里的一块画料斑斑的布擦着手。凯特将他介绍给玛丽姐·诺顿，然后要时尚编辑将她的同事介绍一下。米斯特拉尔表情威严，脸上明确无误地表示：此刻我宁可在别处而不是接待你们，这神态使玛丽姐慌乱，她匆匆将各自的姓介绍了一番，连名字都省了。米斯特拉尔与特迪握手时，看她比看别人仔细些。

“进画室米吧，把这事完成。”他操着一口法语。

他们都听得懂。贝莉在法语学校学过法语，玛丽姐拍巴黎专集时学的法语，特迪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比尔·哈特菲尔德使用的是摄影师的法语。

进入宽敞的画室后大家都一言不发，画室的杂乱无序之中体现着一种壮观和不俗，相比之下，毕加索那儿的混乱便显得平凡陈腐了。

除了比尔还能迈动脚步以外，其他的人都长在地上一般，一动不动站在那儿观赏画作，像小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安安静静，一幅一幅往下看，谁也不敢出声，说什么都会显得不合适。每一幅画都是对世界的沉思，在这个沉思的世界里平凡变成了奇迹；每一幅画都



是对人类想像力的冥想，这冥想清晰地表达了一份平凡，并第一次被感知到。只有比尔有苦难言，只想看看画作，但任务在身，得抢在光线暗下去之前将照片拍出来，只能自认倒霉了。比尔终于找到他的拍摄角度。“来吧，特迪，”他抓住她的手臂说，“过去站在他旁边，尽量表现得开心一些。”米斯特拉尔正不耐烦地站在他的画架跟前，画架的画布上什么也没画。

特迪尽量地发挥，尽致展现出她的全部职业风范，踏着芭蕾拖鞋摆动着天鹅皇后式衣裙，轻盈地朝米斯特拉尔走去。他真是太高了，她不得不尽力伸长脖子仰视他，象牙般柔软的脖子全部展露出来。特迪翘起优美的下巴，浓厚、沉甸甸的头发使她的头直往后仰，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在他跟前显得多么矮小，她变幻无穷的眼神中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光彩，里面蓄满千百缕曙色，散发着魔力，她的微笑大胆地暗示着什么。

米斯特拉尔托起她的下巴转向左边，然后又转向右边专注地看着，面无表情，蓝色的双眸却燃起炽烈的火焰朝她脸上喷来。他从口袋里抽出那条擦手的布，擦手布发出一股松节油的味，特迪还没来得及细想，脑袋已经被他那只大手牢牢托住，眉毛被他用擦手布擦掉了。这举动使大家不约而同一起叫了起来，玛丽姐是叫苦不迭，贝莉是尖叫，比尔咒诅，山姆发起牢骚。

“这样好多了，你不该用这么重的油彩。”米斯特拉尔轻轻地说，只有特迪听得见。“像你母亲。”他第一次微微笑了。“不过你美多了。”

大家克制住情绪，回到特迪换衣服的房间，玛丽姐·诺顿查看被毁坏的妆，然后要大家等在这儿，她去交涉。她在厨房找到凯

“米斯特拉尔夫人，我们遇到麻烦了。”她严肃地说。

“哦？不会吧，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米斯特拉尔先生不幸把我模特的眉毛擦没了。”

“什么！”

“眉毛是画上去的，他把它擦掉了，好像把她额头上的妆也弄坏了，要修补的话得花一个小时，补完妆光线太暗，无法拍彩照了。”

“他怎么能……？”凯特简直要气疯了，为这次采访她做了多么精心的安排，他竟然粗野得像个农夫，像个农夫一样？

“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擦她的眉毛，显然是以艺术家的眼光出发的，但可苦了我们了，我们有四个版面等着今天的照片来填满呢。”

“我真是太抱歉了。我想像不出他到底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没有，我真是做梦也没想到会让你们失望，你们这么大老远来。我这就去与他谈，如果他明天上午能给你们一点时间，你看行吗？还是你们明天得去别的地方拍摄？”

“我们哪儿也不打算去了。”玛丽姐苦笑着说。

“我再拿些杜松子酒和滋补品来，你们先宽宽心。”

“滋补品就免了吧。”玛丽姐松了一口气。她了解凯特·米斯特拉尔这类女人，自己与她一样都非常业务化。她将从她这儿得到她要的四个版面，这才是惟一重要的。

第二天早饭后一行人驱车返回拉·图尔罗，特迪只觉得第一次有这种迷乱的感觉。那一刻，朱利安·米斯特拉尔将她的下巴托在他手里的那一刻深深嵌入脑际，她仿佛被子弹击中，被他的眼睛射中。除了那几句，他什么也没说，当时摄影组的惊叫与混乱把一切冲乱，他们不可能再继续对话，但既然他擦了她的眉，她别的什么也不想了，在朱利安·米斯特拉尔触到她，随之听到编导叫“停机”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的生命像一卷胶卷，一直在等待拍摄，未见到他之前一直空白，直到他的出现才有了活力。



特迪一见到米斯特拉尔前踏入画室的组员不耐烦地皱着眉，就知道他一直在渴望地等待她的到来，正如自己在期盼着他一样，这份激情，这份可靠，这种不容置疑是不可能误会的。她屏住呼吸走到画架跟前，他伸出手来，她将他的手握住，两人的手立即紧紧握在一起，好像都不愿松开，直到意识到他们只应该礼节性地握手问候。

“早上好，吕内尔小姐，昨晚睡得不错吧？”

“早上好，米斯特拉尔先生，我没睡着。”

“我也是。”

“特迪，转过来一点，我们看不见裙子了。”比尔·哈特菲尔德叫道。

我一定要摸摸他的脸——特迪想着，身子往右偏了一点——我一定要将手放在他头部两侧，摸摸他的太阳穴，他这儿的皮肤很光滑，这儿的头发开始长起来了。

“下巴朝下点，做成在看画的姿势。”比尔叫道。

我想吻他的眼睛，用嘴唇感受一下他的眼睑，特迪继续遐想着，眼睛空洞地盯着油画。

我想将嘴唇停在他胸口衬衫没扣的地方。我想解开他的衬衫，将头埋在他胸前，再将扣子扣好，这样我就进入他的身体了。我想随着他的呼吸一起呼吸，我的心想随着他的心一起跳动。

“特迪，请转过来，我又看不见前面的裙子了。”

我要让他的嘴唇变得甜蜜。我要感受到他在我的嘴唇下边颤抖的笑声。我要乞求他吻我。我要他乞求我的亲吻。

“怎么搞的，特迪！”比尔与其说不耐烦，不如说是吃惊，特迪从298不需要这么不的提醒。

“你的摄影师有些不高兴。”米斯特拉尔低声说。

“他高不高兴我不管。”



“可他拍不到他要的照片是不会甘休的。”

“是不会，您说得对。”

“他越早弄完，我们可越早交谈。”

“我们打算谈什么呢？”

“特迪！你要说个不停的话我什么也拍不到，我的天！”比尔喊起来了。

“我们打算谈什么？”她又问了一遍。

“谈我们的将来。”

“我明天就要回纽约了。”

“你会留下来和我待在一起。”

“那可能吗？”

“你知道这是答案。”

“喂，伙计，我是说米斯特拉尔先生，这样不行。您看这样怎么样，你们都到屋子中间那张桌子上去，您将您的调色板拿给特迪看，怎么样？”比尔尽量心平气和地说。

“我们到哪里谈方便呢？”她问。

“阿维尼翁的耶勒餐馆，今晚8点30。明白吗？”

“明白。”特迪转身向比尔微笑，这个微笑，使他终身都在遗憾自己当初怎么没有捕捉住，用摄影机留住。接下来，特迪开始自发地摆出一个又一个姿势，就像一头训练有素的动物，她偏着头，这样她便可以既看到朱利安·米斯特拉尔，又避免直接通到他的眼神，她要碰到他的眼神，可能会站不稳的。

她想，这么些年来的梦想和等待，都是为了这个地方，为了这个时刻。在他之前的所有人都不真实，在他之后也不会有这么真实的存在了。

特迪一进入状态，比尔·哈特菲尔德的拍摄就更加顺利了。刚拍完，凯特·米斯特拉尔正好从菲利普斯回，便邀请他们共进午餐，



但玛丽姐还是拒绝了，她怕错过下午开往巴黎的火车，他们还得回拉普利厄旅馆打点行装。

“你打点好了吗？”见特迪懒洋洋地躺在床上，贝莉探过她肩头问。她们合住的这个房间很舒适，墙上贴着淡黄色的薄绸，绸上印着小朵小朵的普罗旺斯本地花图案。

“我不想走了。”

“请快收拾吧，特迪，你知道关于日程安排我向来说一不二。”

“我不打算与你一起回去了。”

“看到过我的清单吗？所有的提箱都装好了，老天，清单却找不到了。你怎么还躺在这儿不动？”

“你听见了没有。我说我要在普罗旺斯留下来……留几天。从未有哪个地方像这儿这样叫我喜爱。”

“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能？”特迪嗓音平静而迫切，两颊刹那间变得绯红。贝莉焦急地看着她。

“你是不是病了不想熬夜？”

“当然不是，是一时的兴致……贝莉，难道你没有过心血来潮的时候吗？”

“当然没有，我十几年没有心血来潮过了。好吧，就留下吧……我找到清单了，谢天谢地。你的返程机票在这，放桌上了。你怎么不早说。”

“早先我也不知道。”特迪的嗓音恍若梦中。“我会在你们到家之前给公司拍电报通知他们。”

“你母亲呢，她可能不喜欢你这样，对吧？”

“噢，她会明白的，我有这个预感，她会比任何人都理解得深刻。”特迪慢条丝理地说。

法国中等城市最好的餐馆，其特征就是外观直截了当，没什么



装饰,明确无误地声明:这里只讲究吃,重在食物本身。

阿维尼翁的耶勒餐馆位于一间宽敞而简朴的长方形屋子里,粗略地镶着木板,宽大舒适的饭桌上铺着素色黄桌布,简朴的木地板打磨得很光滑。正当中的那张台上竖着一块完整的熏火腿,火腿周围摆着一盘盘水果、一盘盘熟龙虾、以及一瓶瓶葡萄酒,每瓶酒都用一个个小篮子装着。不过装饰就一点儿也没有,窗户没有窗帘,餐桌上没有花束,不加装潢的木椅子威严地绕餐桌而立,向人们宣告这个地方只献身于美食家,来者就全神贯注大饱口福吧。

当朱利安·米斯特拉尔与特迪·目内尔在靠窗橱一个安静的角落对面坐下来时,特迪奇怪怎么从没人提醒过她一见钟情会让人说不出话来,她与异性进餐不是一次两次,这样的场合可称得上身经百战,可从来不像今天这样不知如何开口。在人面前他们已经开了头,虽说大家听不见,因为有众人在场,他们只能控制着情势的进展,现在两人终于独自相对,她反而没话说了,为了不冷场,只好说些食物一类的话应付一下。

朱利安·米斯特拉尔,这个有什么想法从来直截了当极不习惯扭扭捏捏的男人,发现自己几乎与特迪一样无言以对。这真尴尬,他想,心头的话语必得张口,但却偏偏噎住了,就像盘中的食物一样无法下喉。从何说起呢?不应该从头说,因为他们很久很久以前已经开始,昨天就像是他生命的另一个时代;他也不能从中间说起,因为这顿尤其神圣而尴尬的晚餐本身就是中间。他们是素不相识,但是他们的未来一定会延续,这点他确信无疑,这个女人出现了,他决不让她在他的生活中消失。

特迪感到屋子里这平平常常的灯光似乎在颤抖,抖得像她的手一样,无法进食,她发现自己尤其不愿使用那些惯用的吸引、挑逗对方的杀手锏,她只想触摸他,搂住他,她也一点儿没有调情的兴致,在他们彼此承认双方在头天晚上都没睡觉的那一刻起,他们



的关系便远不只调情这个阶段了。

米斯特拉尔的脸比她想像中的更加英俊，这张著名的脸此刻很严峻。他没想取乐逗笑，他似乎在思索，那些老生常谈的应酬话此刻显得多么不合时宜，说了一半便锁在舌尖了，而她要问他的问题要么太无关紧要，要么又太重大了，没有中间地带。特迪必须了解朱利安·米斯特拉尔的一切，从他的出生到他丰富复杂陌生的一生，但有她有一种感觉，他们中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面纱，捅开便彼此知晓了，胜于原来就相识。

快吃完时，特迪就一言不发，从酒杯中抬起头迎住米斯特拉尔凝视的目光。慢慢地，一颗深情的泪珠滚落下来，她不敢承认这是爱的泪水。他用指尖触摸着这颗泪珠，让它渗入他的皮肤，刹那间他们坠入一阵迷惘、彷徨的欢乐之中，美好的感觉如此强烈，终于他能够对她畅所欲言了。

继承的愛情

“就在上个礼拜我还确信自己再也感受不到年轻了，”他说，“我仰望着曾经如此热爱的天空，阳光穿过薄薄的云层，透出的光线苍白无力，完全是无望的。我自忖是年龄的原因，我的自我告诉我：你已经不再年轻，我想这是我所有的问题症结所在。”

“那么现在呢？”特迪郑重其事地问。

“现在？我感到自己从来就没有年轻过，从未领略过年轻的滋味，好像我所有的年轻岁月都在一种空虚中耗光了，我想自己曾活过是因为想像不到还有更好的。我算不上不幸，我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工作生活，从不用这样那样的问题来烦自己，因为我有绘画，并一直认为绘画是我的惟一所求。很难说我错过了你，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存在，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是多么不完整。”

302

“但你的前半辈子生活中并没有我。”她温柔地笑道。

“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存在于我的前半生中？有丁点儿的可能性吗？你确实存在某个地方，可我没法感觉到啊。”



“我们应该同一天出生的！”特迪忘情地叫道：“我们应该一起长大的！你应该一直在我身边的——噢，我一生都在等待你。那些时光我感到不快乐，我只有一半在活着，只算得半个人，唉，那么多的时光白白流逝了，因为没有你在我身旁。我曾经害怕永远会遇不上你，我从未想到会有今天，从未想到自己会是这样一个幸运的女孩。”她说着，一阵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使她开怀地倾吐。

“而我，则从未想到自己是这样一个幸运的男人。”朱利安·米斯特拉尔有些迟疑，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这是如此……完整……这使我理解了其他男人，为什么为了一个女子他们情愿牺牲一切，而我以前却如此轻蔑他们。现在我感到……感到了这种人情味，像大家一样了。”

“你是不是如梦初醒？”特迪笑了，她的笑声即一种承诺。

“是，就在昨天，情况不同了，现在我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解脱，一种轻松和安慰。”他表露自己的同时也在倾听自己，并大为震惊。他从未如此与女子交谈，做梦都没想到有这种可能性，怎么也没料到这些话竟会出自自己的口中，无法想像自己会被情感吞没，这种情感清晰无疑地告诉他：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最重要的感情——欣喜若狂，销魂般的迷恋。

“我不可能活得与你一样长久了。”他既怀疑又肯定地说道。

“你不必活得与我一样长久。”

“你不会离开我。”这是一个欢欣鼓舞的体会，不是一个疑问了。

“我怎么可能离开你？”特迪问，她的整个面容被这无条件的爱的宣言激动得大放异彩，仿佛要将心掏出来放在他面前给他看。

“你不能。”

他们像异教徒的神那样一起放声大笑，五个短语还没用上他们便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将外部世界放逐，将需要面对的问题一扫